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陶庵夢憶 自序

陶庵國破家亡，無所歸止，披髮入山，賦賦為野人。故舊見之，如毒藥猛獸，愕窒不敢與接。作自輓詩，每欲引決。因《石匱書》未成，尚視息人世。然瓶粟屢罄，不能舉火，始知首陽二老直頭餓死，不食周粟，還是後人妝點語也。饑餓之餘，好弄筆墨，因思昔人生長王、謝，頗事豪華，今日罹此果報。以笠報顛，以簞報踵，仇簪履也；以衲報裘，以苧報絺，仇輕暖也；以蠶報肉，以糲報粳，仇甘旨也；以薦報牀，以石報枕，仇溫柔也；以繩報樞，以甕報牖，仇爽塏也；

以煙報日，以糞報鼻，仇香豔也；以途報足，以囊報肩，仇輿從也。種種罪案，從種種果報中見之。雞鳴枕上，夜氣方回，因想余生平，繁華靡麗，過眼皆空，五十年來，總成一夢。今當黍熟黃粱，車旅蟻穴，當作如何消受？遙思往事，憶即書之，持向佛前，一一懺悔。不次歲月，異年譜也；不分門類，別志林也。偶拈一則，如遊舊徑，如見故人，城郭人民，翻用自喜，真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矣。昔有西陵腳夫為人擔酒，失足破其甕，念無所償，癡坐佇想曰：「得是夢便好！」

一寒士鄉試中式，方赴鹿鳴宴，恍然猶意非真，自齧其臂曰：「莫是夢否？」一夢耳，惟恐其非夢，又惟恐其是夢，其為癡人則一也。余今大夢將寤，猶事雕蟲，又是一番夢囈。因歎慧業文人，名心難化，正如邯鄲夢斷，漏盡鐘鳴，盧生遺表，猶思摹拓二王，以流傳後世。則其名根一點，堅固如佛家舍利，劫火猛烈，猶燒之不失也。